

从布衣到帝王，少年刘秀开创东汉王朝的热血传奇

大汉先武

①少年游

酒徒
作品

大漢先武

①少年游

酒徒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汉光武. 1, 少年游/酒徒著.-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321-6639-8

I. ①大… II. ①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7173号

发行人: 陈征

特约编辑: 范少卿

责任编辑: 于晨

装帧设计: 丁旭东

封面制图: TTTTs

书名: 大汉光武 ① 少年游

作者: 酒徒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2

字数: 353,000

印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639-8/I · 5290

定价: 4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目 录

第一章	布衣之侠	1
第二章	乱世红颜	54
第三章	遥望长安	68
第四章	人生初见	87
第五章	年少懵懂	126
第六章	灞桥西东	145
第七章	有教无类	167
第八章	刘秀拜师	189

第九章 笼中虎豹	208
第十章 寒潮将至	222
第十一章 雪尽风平	251
第十二章 书楼岁月	272
第十三章 脚踏青云	301
第十四章 帝王家事	335
第十五章 世态炎凉	369
第十六章 梦想不死	392

第一章 布衣之侠

【天罗地网为子张】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才进入八月没几天，寒气就开始盛了起来。棘阳城西的官道旁，树叶被秋霜染得就像一团团跳动的火。每有秋风吹过，落叶便如同桃花般从半空中缤纷而降，撒得行人满头满脸，却急不得，恼不得，更不忍心挥手去拂。

官道尽头的城门口，今日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更有县宰^①岑彭，带着县丞阴宣、县尉任光以及捕头阎奉、李秩等若干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毕恭毕敬地等在了城外的接官亭前。

他们今天要接的，却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公卿绣衣，而是一队盔甲鲜明的武夫。共二十四人，个个胯下都骑着高头大马。走在整个队伍最前面的领军人物，是一位虎背熊腰的壮汉。身高足足有九尺^②开外，古铜色的面孔上，生着一双牛铃铛大小的眼睛，顾盼之间，目光如电。

紧跟在领军者身后的，则是一名猿臂狼腰的少女。肤色略微有点儿深，眉毛和五官却如象牙雕琢出来的一般清晰。目光明亮，却又不失灵动，隐隐还带着几分调皮。若不是腰间斜挂着一把三尺长的环首刀，绝对让人想

① 县宰，新莽官名。王莽篡位后，为了显示自己的渊博，将县令和县长统一改为县宰。

② 本书中的尺、斤、石，都为汉代计量单位。一尺相当于现在的 23 厘米。

不起她那个“勾魂貔貅”^①的绰号，而是更愿意将她当作一个邻家小妹，偷偷地带入少年人的梦乡。

“那个就是凤凰岭的铁面獬豸^②马武马子张！”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人低低交头接耳。疲惫的眼睛里，闪着不知道是钦佩还是羡慕的神采。

“勾魂貔貅马三娘，原来生得如此漂亮！”还有人踮起脚尖，目光痴痴地在狼腰少女身上反复流连。

马子张、马三娘，这对兄妹的名字，在棘水两岸可是家喻户晓。最近两年当中，不知道有多少贪官污吏的脑袋，掉在该兄妹手中。官兵入山去征剿，要么被兄妹两个领着在林子里头转圈圈，最后累得半死却一无所获。要么直接钻了兄妹两个布下的陷阱，被山贼们杀得屁滚尿流。就连宛城属正^③梁丘赐，都在他们手里吃了大亏，被打得抱鞍吐血而归，找名医调养了小半年才勉强能下地行走。

如今，马氏兄妹和凤凰岭的一众当家好汉们，终于厌倦了刀头舔血的日子，决定下山接受招安了。对他们闻名已久的百姓们，当然要凑上前看个热闹。一则瞅瞅这兄妹俩，究竟长着几条胳膊，居然能做出如此大快人心之举。二来，也算是跟传说中的英雄豪杰道个别，从此兄妹两个披上官袍，想必跟平头百姓就是两路人了。大家伙儿再受了官吏的欺负，也就甭指望他们出来主持公道。

“哎，可惜，可惜了！”城门口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一个生着瓜子脸儿的半大小子，叹息着摇头，仿佛阅遍了世间沧桑一般，满脸欲说还休。

“猪油，你又在泛什么酸？”另外一个宽额头的少年挤上前，喊着半大小子的绰号奚落，“即便马家三娘不受朝廷招安，你舅舅也不会准许你娶一个山贼做婆娘。况且她至少比你大四五岁。真要娶回家里头，一天收拾你

①② 獬豸，貔貅，都是汉族传说中的神兽。獬豸能辨忠奸，专吃天下奸佞。貔貅分雄雌，雄为貔，雌为貅，巡视天地，铲除妖魔鬼怪。

③ 属正，王莽时代官名，由郡兵都尉改称。

四顿，保准比你姘子还狠！”

瓜子脸半大小子脸色微红，扭过头，振振有词地反击：“谁说我想娶她了？这叫欣赏懂不懂？美人如花，你再喜欢看花，还能把漫山遍野的花全摘回家里头去？我方才只是可惜，从此山花移进了庭院，纵使朝夕灌溉不断，从此却不复旧时颜色！唉，啧啧！”

说话间，和几个同伴冲进了棘阳县城内，将城门口正在上演的招安大戏，毫无留恋地抛在了身后。少年人心思简单，体力也充足。追追打打，不知不觉，就跑到了城内的高升客栈门外。正对着街道的二楼窗口，有两个良家子打扮的青年正在举杯对酌。其中身穿白袍的一个听见楼下的嬉闹声，立刻探出半个身子，大声呵斥：“刘秀、严光、邓奉，你们几个不好好温书，准备把人丢到长安去吗？”

“哎，哎！”跑在最前方的宽额头少年，连声答应着停住了脚步，“我们刚温习了一段，然后去城门口透了透气。这就回去！”

“我们去看凤凰山好汉了，他们今天下山接受招安！”

“是猪油拉着大伙去的，他想看看传说中的马三娘长什么样！”

话音未落，朱祐已经后边追到。听三位同伴居然敢在大人面前编排自己，愈发羞恼难耐。挥起拳头，朝距离自己最近的严光脊梁骨上便砸，“好你个盐巴虎，就知道拿我当幌子。先前是谁说，秋色更胜春光，错过便是辜负来着？”

“我是看你心痒难搔，才替你找了个借口！”白面孔少年严光一边招架一边倒退进客栈，“子曰，知好色则慕少艾！猪油，你就别装了。刚才若不是刘三儿拉了你一把，你差一点儿就扑到勾魂貔貅的马蹄子下面了！”

“胡扯，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屎，怎么能看到我在想什么？”朱祐不肯认账，继续拎着拳头紧追不舍。

“汝不是严光，焉知严光不知道你的心思？”宽额头少年刘秀不肯让严光一个人吃亏，双双“迎战”朱祐。

“别闹了，都回去读书。今天不把《诗经》里头的小雅卷背下来，全都

不准吃晚饭！”二楼窗口，呵斥声又起。四个少年人都失去了继续打闹的心思，偃旗息鼓，灰溜溜地各自回房间用功。

“这四个坏小子！”白袍青年将身体坐回，冲着身穿蓝色长衫的同伴笑着摇头，“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才多大，就知道跑出去看女人了！”

“看了也白看！”蓝衫青年仰起头笑了笑，不屑地撇嘴，“那马家三娘子，岂是寻常人能降服得了的？跟她哥哥马子张落草这半年多来，将前去征剿的将官不知道宰了多少个。谁要是把她娶回了家，万一两口子起了口角，呵呵……”说着话，挥手为刀，在半空中虚劈。让周围的其他酒客忍不住齐齐缩头，脖颈后陡然生寒。

对自家同伴的高论，白袍青年却不敢苟同，笑着反驳：“夫妻之间，又怎么能真的动刀动枪？况且，那马三娘也不是一味的残忍好杀。至少在这十里八乡的父老眼中，她跟哥哥两个，恐怕比衙门里的官员还要良善一些。只是此番受了招安，却不知道岑县宰将如何安置她。”

“还能如何安置？怎么也不会让她留在衙门里头做一个女捕头！至于她的哥哥马武，杀了那么多当地大族子侄，唉……”蓝衫青年摇摇头，对马三娘兄妹受招安后的前景，心里头分明是一万个不看好。

然而，此刻二楼酒客颇多，他又不想将话说得太明。沉吟了片刻，压低声音感慨：“这岑君然，不愧是太学子弟。才做了县宰不到四个月，就能逼得马氏兄妹下山接受招安。”

白袍青年同样不看好马氏兄妹的前途，也跟着摇了摇头，笑着说道：“也好，从此之后，新野、棘阳等地，也算落到个安生。”

“但愿那马子张能受得了朝廷羁绊吧，他那烈火般的性子……”

“他若是能受得了，当初就不会一怒之下斩了带队催粮的前任县丞……”

话音未落，耳畔忽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号角声，宛若腊月里的白毛风，瞬间把寒气送进了人的心底。

“好端端的，吹哪门子画角？”白袍和蓝衫青年同时按剑而起，从窗口

探出半个身子，举目朝号角声起处遥望。

目光所及处，只看见数以千计的百姓，正如同受惊的牛羊般，四散奔逃。而紧贴着城门内侧的院子里，则有大队兵马跳了出来，举起明晃晃的环首刀，将城门口堵了个水泄不通。

刚刚进入城来的凤凰山贼，被杀了个猝不及防。想要掉头冲出城外，哪里还来得及？一眨眼工夫，就被吞没在一片凛冽的刀光之中。

【鸿门宴罢夜未央】

“好个岑君然，好个瓮中捉鳖！”蓝衫青年眉头轻轻一皱，旋即便想明白了城门口事情的来龙去脉，左手握拳，重重地捶在了窗棂之上。

“你我都忘记了，被马武一刀劈掉的那个县丞姓甄！”白袍青年的目光投在城门处，咬着牙补充。

很显然，所谓招安，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马子张当初杀掉的那个贪官，出自本朝一门三公的甄家。其族中长辈，恨不得将马氏兄妹挫骨扬灰，怎么可能容忍二人去做新朝的将官，继续活着打甄氏一族的脸？而县宰岑彭，又怎么可能有勇气，冒着得罪当朝大司空甄丰和大司马甄邯的奇险，为马家兄妹去争取一线生机？

城门口，刀光依旧在涌动。一个高大的身影忽然撕裂重重包围，像受了伤的猛兽般，咆哮着扑向了县宰岑彭。一个修长的身影，也紧跟着跳了起来，半空中贴着刀光翻滚，灵活如传说中的山鬼。在他们身后，则是七八名浑身是血的汉子，倒下，站起，站起，倒下，每个人都不知道被砍中了多少次，却死死护住了自家首领的后背。

县宰岑彭，也早已不是先前那副彬彬有礼模样。一手持着钩镶^①，一手持着长刀，迎住马武，寸步不让。在他身后，则是早已关闭的城门，黑漆

① 钩镶，汉代的一种特殊兵器，盾牌与护手钩的混合体。对使用技巧要求很高。与环首刀配合，可出其不意卡住对方兵器，然后将其杀死。

漆的门板上，溅满了鲜红色的血浆。

“卑鄙无耻！”蓝衫青年的面孔迅速变成了铁青色，按在剑柄上的手背，青筋突突乱跳。棘阳城很小，高升客栈距离城门也不算远。站在客栈的二楼，他能将城门处的战斗尽收眼底。

马子张和他麾下那些山寨头目们，果然如传说中一样勇悍。虽然身陷绝境，却没有一个选择屈膝投降。而是立刻下马列阵，互相掩护着，向官兵发起了反击。人数在山贼二百倍之上的官兵，被马子张等江湖好汉杀得节节败退，好几次，都让出了城门洞。全凭县宰岑彭自己手持钩镶死战，才确保了城门不被马武兄妹夺取。

而棘阳县丞阴宣，则偷偷地带领着一群家丁，爬上了距离城门最近的一所民宅房顶。每一名家丁手里，都持着一把怪模怪样的东西。边缘处，隐隐有寒光闪烁。

“阴家居然动用了弩机！”白袍青年猛地一纵身，随即又缓缓落回了屋内。白净的面孔上，写满了愤怒与惋惜。

弩机乃军国重器，按律法，民间不得持有。然而律法却早已管不到世家大族。此时此刻，阴府家丁手里所持的，正是连军队中都不常见的蹶张弩，俗名大黄，射程高达一百二十步，五十步内足以将任何铁甲洞穿。

马氏兄妹武艺再精湛，身后的弟兄们再忠心，也挡不住乱弩攒射。已经可以预见，当阴府的家丁扣动扳机之时，就是马氏兄妹人生的终结！

白袍和蓝衫青年不忍心，却没有勇气出言提醒，更没有勇气出手相助。他们所在的刘氏和邓氏，俱为地方大族，虽然不像甄、阴两家一般显赫，却也枝繁叶茂。如果他们两个此刻压制不下心中的冲动，在不久的将来，家族内必将血流成河。

不约而同地，二人都闭上了眼睛，愤怒地等待着那惨烈一幕的降临。就在此刻，房顶上突然响起了两个稚嫩的声音：“小心误伤县宰大人。你们怎么能动用弩箭？”“别射，万一射歪了，就是玉石俱焚！”

声音不算高，也未必能让城门口的人听见，却把白袍和蓝衫两位青年

吓得半死，“刘秀，邓奉，你们两个找死啊。赶紧下来！别给家中惹祸！”

“我们是不放心县宰大人，才出言提醒！”刘秀吐了下舌头，蹲身从房檐另外一侧溜下了梯子。

“我们是义民。”邓奉低低地强调了一句，也跟在刘秀身后逃之夭夭。

“等会儿我揭你们两个的皮！”白袍青年气得哭笑不得，挥着拳头威胁。

“他们俩中气不足，应该没几个人听见！”蓝衫青年再度翻回客栈二楼，哑着嗓子自我安慰。

喊出去的话，肯定收不回来。如今之际，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刘秀和邓奉的声音太低，穿不透城门处酣战的嘈杂。再度扭头朝城门洞前张望，却只看到一片斑驳的血迹和数十具模糊不清的尸骸。马武和马三娘兄妹，连同县宰岑彭，都已经不知去向。

“抓马子张，别让他跑了！”

“所有人听着，不许收留马子张，否则，与贼人同罪！”

“抓凤凰山贼。有举报者……”

一片嚣张的喊声，忽然从城门处响起，如潮水一般向四下蔓延。大队官兵，在当地小吏和衙役们的带领之下，挨家挨户，开始搜索逃走的凤凰山贼寇。看见可能与贼寇相关的东西，如钱币、绸缎和铜器，则顺手抄进自己兜里，替百姓们“消灾解难”。

哭声和哀求声，也紧跟着炸响。听在耳朵里，令人无奈而又绝望。

几处浓烟冒起，火苗紧跟着爬上了天空。

不知道是官兵还是马武的余孽，在民宅中放起了大火。数名獐头鼠目的家伙，拎着短刀在巷子里穿梭，很快，恐慌和混乱席卷全城。

“不好，有人要趁火打劫！”白袍青年猛地打了个冷战，纵身翻出了窗外。他做事向来果断，从不瞻前顾后。双脚刚一落地，就立刻扑向了院门，同时嘴里大声断喝，“关门，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小心遭受池鱼之殃！”

“赶紧关上大门！无论是官兵还是地痞流氓，杀红了眼睛的人不会讲任何道理！”蓝衫青年也手按剑柄从窗口跳下了二楼，一边大声提醒。

客栈门口，掌柜和伙计们正不知所措，听到了二人的话，赶紧七手八脚地去挪动厚木门板。

大新朝的官兵，可不是一般的“骁勇”。每回去征讨贼寇，无论获胜还是战败，总能砍回远远超过自身损失数量的人头。而官府为了保持将士们的锐气，向来不问这些人头的真实来源。哪怕其中混着白发老妪和垂髫小儿，也一概记功不误。

官兵、地痞、山贼，无论落到哪一方手上，寻常百姓都没有幸免之机。刹那间，先前趴在二楼窗口看热闹、在客栈一楼闲聊的酒友们，被吓得六神无主。有人哆哆嗦嗦朝桌子下钻，有人拿着荷包朝四处藏，还有人则昏头涨脑地冲到了门口，准备抢在被官兵洗劫之前，逃回自己家中避难。无意间，刚刚开始合拢的客栈大门，又给推得四敞大开。

白袍青年恨其不争，猛地一跺脚，将佩剑拉出鞘外，高举在手里，朝着客栈当中所有人断喝：“在下春陵刘缤，与妹丈新野邓晨，俱是本朝良家子^①。诸君若不想死得稀里糊涂，就赶紧拔剑跟我一道守住大门！”

他生得鼻直口方，打扮也干净利索，白衣飘飘，剑光如雪，一时令所有人的目光为之一亮。

“可是春陵小孟尝刘伯升？”二楼有个方脸酒客探出头，大声询问。

“正是！”刘缤自豪地仰起头，笑着回应，“敢问兄台名号？”

“颍川冯异，愿助兄一臂之力！”方脸酒客大笑着跃窗而出，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大门口，与刘缤并肩而立。

“巨鹿刘植，愿与三位仁兄比肩而战！”另外一名矮壮汉子，提着宝剑，从一楼大步上前。

“山谷张峻……”“荆州许俞……”“宛城屈扬……”陆陆续续冲出四五十名相貌不同、打扮各异的汉子，拎着宝剑，跟邓晨、冯异等人站成了一排。

^① 良家子，古代中原地区对清白人家子弟的称谓。没有犯过罪，不是奴婢、娼妓和巫师等“贱民”的孩子，都称为良家子。有佩戴武器和出仕资格，类似于古代希腊的自由民。

【长剑布衣行侠事】

汉家男儿向来好勇任侠，良家子佩剑出行，蔚为数代之风尚。郭解、剧孟^①等布衣之侠，更是甚受民间推崇。连太史公司马迁都为其单独立传。虽然朝廷不时出重手打压，但侠义之士在关键时刻，依旧能一呼百应。

是以当刘缤报出名字之后，立刻得到了冯异、刘植、张峻等人的全力支持。原因无他，“春陵小孟尝”这五个字，已经足以证明刘缤的性格与人品。若非平素仗义疏财，敢作敢当，不可能博得这个雅号。

“大哥，我们也来助你一臂之力！”下一刻，四个少年擎着半尺长的短剑也从客栈一楼冲出，誓与刘缤和邓晨等人共同进退。

“我跟你姐夫还没死呢，轮不到你来出风头！”刘缤毫不客气抬起左手，按住自家小弟刘秀的头顶，一拉一拨一推，将他如同陀螺般转了个圈子，然后一脚踢在了屁股上。

“啊呀……”刘秀被哥哥弄了个措手不及，踉跄数步跌回了客栈大堂。

众人哈哈大笑，学着刘缤模样，抬腿将邓奉、严光和朱祐三个半大小子，也一一“踢”回了大堂。

新野邓晨笑着说道：“宽额头的那个，是伯升的幼弟。黑脸那个，是我的侄儿。平素在家里都是惯坏了的，说话做事无法无天，鲁莽之处，还请各位兄弟多多担待。”

邓晨继续向众人拱手：“实不相瞒，伯升兄和邓某，都算是官宦之后，在地方上还算有些薄面。等会若有小股乱兵来攻，大伙尽管放手施为。若是有当官的前来责问，伯升与在下自会出面去跟他们理论是非！”

不似刘缤那样义气任侠，他又多了一重缜密。知道先前刘秀和自家侄儿邓奉在房顶上喊的那几嗓子，虽然未必能传到城门口，却肯定被客栈里很多人听了个清清楚楚。所以，干脆把大家伙儿都拉上同一条船，以免有人向官府告密，令刘、邓两家遭受无妄之灾。

^① 郭解、剧孟，都是西汉有名的侠客。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为他们作传。

冯异、刘植等人听了，只当他是在鼓舞士气，纷纷笑呵呵地点头答应。随即，众人环顾四周，将大门附近容易攀爬的位置划分成段，每个人提着宝剑，带领客栈内的伙计们，专门负责。

不多时，果然有十几个地痞，举着火把，前来砸门。一边砸，还一边狐假虎威地叫嚷道：“开门，速速开门。里边的人听着，我等奉县宰之命，追索凤凰山贼寇。若是胆敢拒绝搜查，与窝藏罪同论！”

“放他们进来，关门打狗！”刘缙从门缝朝外看了看，低声与大伙商议。

待所有人都准备停当，邓晨上前，猛地一拉门闩。“轰！”木制的大门，瞬间被推出了一道三尺宽的巨大缝隙。外面正在用力前推的地痞们被闪了个冷不防，一个个像滚地葫芦般摔了进来。

“关门，动手！”刘缙大喝一声，挥动宝剑，朝着距离自己最近的地痞脚踝抹去。对方原本指望能在客栈里抓到一群老实听话的待宰羔羊，哪里会想到惹上一群猛虎？顿时吓得连声惨叫，手脚并用，翻滚着向外逃。

大门再度“轰”的一声，被邓晨带着伙计合拢闩紧。摔进门来的地痞流氓们，被尽数生擒活捉。

“尔等趁火打劫，本该交给官府枭首示众。”巨鹿刘植粗通刑律，踩着一名脑满肠肥的地痞，“但爷爷们有好生之德，不愿让你们自寻死路。先给你们个教训，等外边的混乱结束，自然会放你们回家养伤。可若尔等不知道好歹，非要大呼小叫招来同伙，哼哼，爷爷也不介意为民除害，看官府过后肯不肯给尔等张目？”

“不敢，不敢，好汉爷开恩呐！”众地痞流氓都是欺软怕硬的性子，知道这回踢上了大铁板，只能老实地自认倒霉。

刘植也懒得折磨他们，征得其他几位豪侠的同意之后，立刻吩咐伙计将这些地痞无赖绑到屋子外的廊柱上，以儆效尤。又看了一眼已经开始变暗的天空，低声道：“将黑未黑之时，人心最是惶恐。宵小之辈，也最肆无忌惮。待天色完全黑了之后，反而人心思静。我看那岑县宰，居然有胆子赚马武进城，想必也不是个单纯靠贿赂得官之辈，肚子里应该有些本事。

等回过神来，想必会断然采取措施，防止歹徒借机残民自肥！”

“那就先坚持到天黑！”刘缤听刘植说得头头是道，立刻笑着点头。

“刘兄家中，可有长辈署理刑名？”邓晨却从刘植的话语里，听出了不同味道，拱了拱手，笑着询问。

“正是！”刘植自豪地点点头，拱起手来回应，“邓兄喊我伯先就好。家父、家叔，都做过一任县丞。小弟我自幼被他们带在身边，没少看他们处理案子！”

“在下表字伟卿，见过诸位兄长！”邓晨拱手还礼，顺势做了个罗圈揖。

众人也各自上前，或报出表字，或跟大伙重新见礼。

七位布衣之侠，借着傍晚的霞光，踩着淋漓的血迹，谈笑论交。干净的面孔和眼神，令天空中的浓烟，顿失颜色。

【壮士一怒擒虎狼】

不多时，门外又是一阵脚步声。却是数名官兵，拎着从百姓家里起获的“贼赃”，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

带队的屯长^①见高升客栈内建筑颇为宏伟，门前还有专供散客拴马的石桩，立刻断定里边有可能躲着一群肥羊，一马当先冲到了近前。

“开门，奉旨讨贼。拒不接受搜查，形同窝藏。窝藏山贼，与谋反同罪！”众兵卒也不待屯长督促，主动齐声呐喊。

客栈掌柜被吓得两股战战，哪里还有什么主意？抬起一双泪眼看着刘缤，请求对方替自己做主。那刘缤心中早有章程，也不推辞，将身体与大门拉开了一些距离，大声回应道：“敢问门外的将军，是哪位大人的部属？既然是奉旨讨贼，怎么未见跟贼人在野外厮杀，反倒讨到了县城里头来？”

① 屯长，汉代低级军职。据出土简牍，军中通常五人为伍，设伍长。十人为什，设什长。五十人为一屯，设屯长。百人为队，设队正。五百人为一曲，设军侯、左官、右官。一千或者两千人为一部，设校尉。地方部队，郡兵则为都尉。再往上，就是各级将军了。

“你，你管不着！”带队的屯长被问得老脸一红，梗着脖子回应，“老子怀疑，有贼人躲进了客栈，你速速打开大门，让弟兄们进去搜查。如果搜查不到，老子自然会带队离开。若是尔等胆敢拒绝，哼哼……”

“他身负皇命，我等若是坚持不开门，恐怕过后会被倒打一耙！”刘植受其父亲和叔叔的言传身教，颇为了解官场中的弯弯绕，犹豫了一下提醒。

“看打扮应该是郡兵，背后肯定有地方官府撑腰。”山谷豪杰张峻也迅速朝外看了一眼，低声补充。

大新朝的常备军分为官兵和郡兵两类，前者归朝廷直接调派，主要用来讨伐大规模叛乱。后者则归地方官府掌控，负责剿灭辖区内的山贼。论战斗力，郡兵比官兵相差甚远，但论祸害百姓的本事，却令官兵望尘莫及。

“门肯定要开！”刘縯也知道在没有足够理由的情况下，不能硬顶，“伟卿、公孙，你们两个躲在门后，伺机而动。”

“好！”邓晨和冯异两个毫不犹豫地点头，然后快步走到大门两侧，将身体贴着院墙站定。刘縯左右看了看，确定自己的办法可行，便深吸了一口气，将佩剑插回鞘中，快步上前，一把扯开了门闩。

“吱呀呀……”厚重的木门，打开了一道窄窄的缝隙。门外的屯长早就等得心烦气躁，立刻带领麾下士卒急闯而入。待进了院子，对四周环境看都不看，将手中宝刀朝着正对大门的刘縯脸上一指，厉声喝问：“你是何人？为何蓄意阻拦本将军捉拿贼寇？”

“故济阳令长子，春陵刘縯，见过屯长！”刘縯不闪不避，叉了下手，微笑回应，“先前有蠢贼趁火打劫，我等不得不小心提防，所以才将大门锁死了，并非有意怠慢。得罪之处，还请屯长多多包涵！”

“你，令尊做过棘阳县令？”听刘縯自称是官宦子弟，带队的屯长顿时气焰大降，愣了愣，迟疑着确认。

“不是棘阳，是济阳，去声！”刘縯又笑了笑，非常耐心地纠正。

无论是棘阳令，还是济阳令，都是朝廷命官。无论是大汉朝的官，还是大新朝的官，其宗族势力都不会太差。带队的屯长也出身于豪门大户的